

# 念義母

## 顧正秋

義母徐陸寒波夫人仙逝，使我有難抑的悲慟。

義母不僅有一副仁慈的熱腸，而且有一顆藝術品味極高的良心。對於傳統戲劇，尤其是傳統戲劇中程派（吾師程硯秋先生）的精深舞台藝術，更是沉迷傾倒。

早年，義父徐柏園總裁服務於平津的金融界，義母隨行，這更方便於她觀賞程師的演出。義父爲了滿足她，一天，便約了程硯秋師來家小酌，不料義母却避不肯見。是爲了偉大的藝術原有一份震人心魄的威力，使崇拜者不敢仰視？還是因爲不願現實人物會破壞她細心塑造的舞台精美形象？……義母每談及這往事，都不禁莞爾。

由於她的眼界高，對於「小坤角兒」原是不屑一顧的。那時，我正率團長期演出於永樂戲院。也許迫於朋友的情面？也許對我願劇團的聲勢產生好奇？她終於屈尊光臨了。她覺得我的眼神，嘴型與她早年所見的程硯秋有一二相似處，由於對於程藝的過份懷念，從而對我也特加垂青。

。她不僅時時約晤，匯聚了與日俱增的情誼；她更忍不住將長期寢饋於程藝的觀賞心得，傾囊相授；程硯秋的水袖，程的腰腿，程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唱腔……津津樂道，使我受益良多。她更熱心地組織一個每月聚會一次的午飯團，大家歡晤一室，在杯觥交錯中，對於我的演出，每作率真而坦誠的批評，真是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使我求進之心更切，對於舞台生涯，尤不敢掉以輕心。

我由上海來台，由於諸多因素，且臨行匆匆，未能奉母同行。不久，天地變色，使我永遠失了反哺的孝思，而時與風木之悲。在我滿懷愧疚中，幸虧義母對我時加愛撫。因此我們之間很自然地漫生了有如母女的真情。我婚後，與夫婿任顯羣先生雖然長期過着幸福的日子；但，顯羣竟先我而去，這意外使我如失舵孤航，淒惶無比。這時，義母便以她熱熱的心溫暖了我，給了我定力，也給了我再度站立的勇氣。

義母有助人的熱忱，也有助人的實力。凡有

求於她的，皆會得到極妥善的安排。瞭解梨園行內情的人都知道：在舞台的幕後，有一無形而有力的雙手，時時在支持他們，時時在保護他們；演員們在私生活上有解不開的心結；演員們在演出前有不易克服的困阻；人地兩疏大陸來台演員想一露頭角……常常就是這無形而有力的雙手幫助了他們，使問題迎刃而解。當然，他們都多麼感謝我的義母。

去年農曆十月二十日，是我義母的壽誕，我由美專程返國，匆匆趕到餐館，大家對我的突然出現，都表現了一份意外的驚喜；尤其是義母，那一對歡欣却略略黯淡的眼神，使我渾身一震。這不朽的一瞬，給了我撫慰，也給了我不祥的預感！病魔在她身上已潛伏很久很久了。我急忙依過去，她緊緊地擁抱我，問我累不累？她永遠關心別人。

不久，她便纏綿病榻，我雖守候床前，不斷祈禱，却也回天乏術，她終於撒手西去。如今，天人永隔，翹首雲天，使我不勝欷歔。